

扬场

□ 郭军红

芒种过后,家乡的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。在这收获的季节里,不由地让我忆起儿时父老乡亲们扬场收麦的场景。

那个年代,乡亲们收麦前先要清理出一个打麦场地,也就是先将偌大一块地的小麦用镰刀割掉或用手拔除。然后,将这些麦子捆成捆,置于一旁,先腾出来地块儿,再用生产队的牲畜拉着碌碡反复碾轧。收拾这块儿场地期间,为了将地面轧得硬实些,还要不断泼上一些水。这样将整块地轧实了,打麦场也就成型了。

接下来,就是把生产队所有地块儿里收割成捆的小麦,用马车、人力车运到打麦场来,将带着麦穗的麦秆分散摊成一大片,俗称摊场。然后,就是用牲畜拉着碌碡,反复碾轧。为了将小麦彻底脱粒,还需要不断地挥动带有三个或四个木齿的木杈翻动被碾过的小麦。这就是乡亲们口中所称的碾场、翻场。

待将摊开的所有麦秆反复碾轧完后,再用木杈把轧得酥烂的麦秸挑到一起堆成垛。剩下的只有麦糠麦粒混在一起的“半成品”,再堆成堆。接下来的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开始了——扬场。

扬场时,得侧逆着风扬。此时,一人用木锨把混着麦糠的麦粒,一下接一下地铲入用柳条编成的簸箕里,向上方高高扬起,泼撒出去。此时,借助风力,轻飘飘的麦糠飘向一侧,稍重的麦粒则借助自身的重力,呈斜抛物线落向地面。随着一簸箕一簸箕糠粒的扬出,麦粒就在地面上形成一条长长的“山脊”。当然,一次扬场,不可能百分百分离干净,少许未脱净的麦穗头,还需要捡出二次碾轧,再重复扬场这道工序,直至颗粒归仓。

收麦,从打场、摊场、碾场到翻场,这都是铺垫。通过扬场,

将麦糠麦粒分离开来,才是夏收小麦的最终结果。那个年代,收获庄稼全靠一把子力气来完成。就拿扬场这项农活儿来说,在炎炎烈日下,抑或借着麦场上的临时灯,双手不停地装、扬、簸、搂,一刻不停。飞扬的麦糠夹杂着尘土,落得干活儿的人满脸满身都是,还有那汗水湿透的衣衫。

昔日,乡亲们扬场收麦的场景,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,以及农业现代化、集约化的推行不复存在。但曾经的那般场景,已经融入我的记忆深处,挥之不去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盛开的蜀葵花

□ 刘兰根

儿时的家乡最常见的花是蜀葵花,因为这种花有形如公鸡冠样的花瓣,乡亲们都叫它鸡冠子花。在父亲工作的兽医站,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,每到夏天,低矮的南墙下从东到西是一丛丛的蜀葵花,每一株上都开满数朵,或粉或白或黄或紫,花海一般漂亮,味道清香扑鼻。幼时的我常常摘下一朵,拿在手里能玩一整天,蜀葵花的花瓣有褶皱、有韧劲,可以把它卷起再散开,或者一点点舔食花蕊,花瓣我也吃过,都很香甜。后来才知道蜀葵花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的功效。

蜀葵花是两年生草本植物,生命力极强,落在地上的花籽经过雨水浸泡后就会发芽生长。蜀葵花并不被乡亲们视为多么高贵的花,因为它太普通了,又不择环境。唐代诗人陈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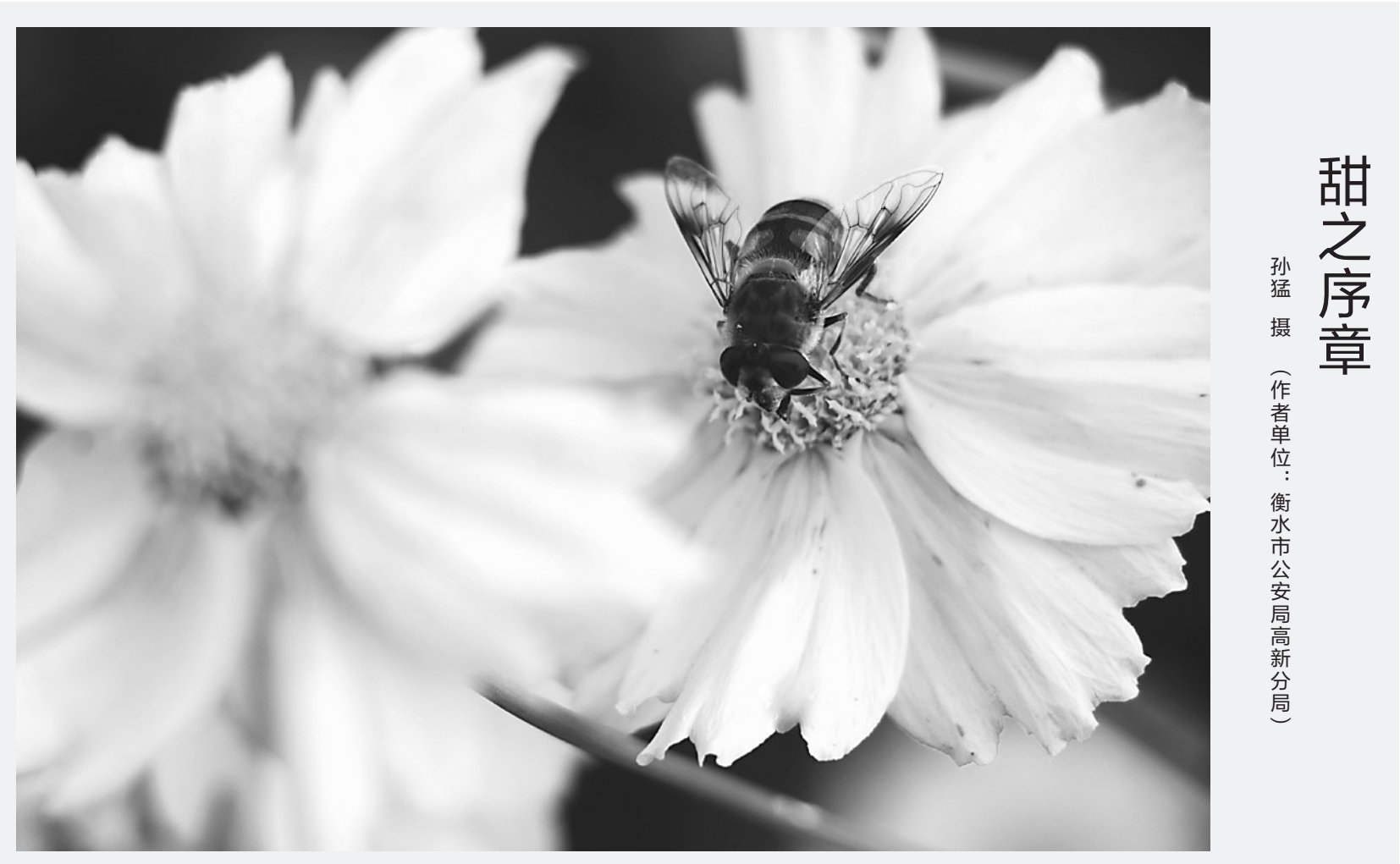
写出了蜀葵花的不争:“眼前无奈蜀葵何,浅紫深红数百窠。能共牡丹争几许,得人嫌处祇缘多。”和牡丹自是没法比,蜀葵花竟然因为开得太多而遭人嫌弃。

父亲每天都把兽医站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经常会有人牵着牲口来灌药或者打针,那些牲畜从不闹腾,总是安静听话地等着父亲给它们灌药、打针。我想,这或许除了父亲高超的医术外,还因为有这一院花香吧。

蜀葵花的种子蜀葵子是一味中药,有解毒排脓、通淋润肠的功效。常有人来兽医站找父亲讨要一些种子,用土方法治疗小疾。

蜀葵花通常在端午节前后盛开,烈日下开得越发灿烂,这是乡土记忆中一抹靓丽的颜色。时至如今,再看到蜀葵花,仍是分外亲切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

甜之序章

孙猛 摄 (作者单位:衡水市公安局高新分局)

“最帅”的含义

□ 于洪良

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群众送给派出所的锦旗。晚上七点多,他一个人又悄悄来到会议室,确切地说,是来看那面属于自己的锦旗。那面锦旗,四周黄色的流苏,火红的底色,“办案最快 长得最帅”八个金色大字那样流畅,字的下面还印着一个卡通简笔画警察形象,锦旗的上款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。此时他的脑际再次闪现出多次想说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:“我不是‘最帅’。”

他是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,参加公安工作刚刚一年多,平常言语不多。

那天早上他接到一起报警,一名女子称电动自行车的挡风被被人偷了。他便和同事一起来到现场。

这是一个居民小区的停车棚,受旁边几栋高楼的影响,平时这里的“穿堂风”要比别处大很多。前一夜一场大风,几辆被刮倒的电动车、自行车匍匐在地,女子的电动自行车也在其中。

“是不是被风刮跑了呢?”见状,他似乎自言自语。

“这怎么可能!”他并不高的声音还是被女子听到,女子大声说。女子觉得他有点轻描淡写,加重语气说挡风被绑得可结实了,肯定是有坏人趁着大风天偷走了!

他没有和女子争执,便和同事在周围进行了查找,确实没有发现挡风被的踪迹。

女子对这名年轻的警察有些将信将疑,还说可别因为挡风被值不了几个钱就不当回事。

他对女子表现出的态度并没有往心里去,笑笑说“甭管事大事小,我们一样对待”。

他再次巡视了一下车棚和周围的情况,发现车棚的边角处有一个公共视频

探头,时不时闪动的红色亮点显示正处在工作状态。查看监控也许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,他来到物业,决定先从监控探头入手。

在物业办公室,他调取了当夜的视频录像。参加工作以来,倒查监控录像的事他可没少干,有时候长时间盯着屏幕,累得两眼生疼,可他不敢有丝毫懈怠,生怕一眨眼丢掉关键点,以致后来提到查监控就有点“发怵”的感觉。现在,事情摆在这了,再怎么怵头也得干。

好在不到一个小时,挡风被有了线索。只见监控视频里,挡风被被大风刮得忽上忽下,一会儿像高高扬起的船帆,一会儿又落下挂在旁边的自行车上。最终挡风被还是没能抵挡住大风의戏谑,飘出了车棚,飘到了路上,渐渐被风刮出了可视范围。

虽然排除了有人盗窃的嫌疑,但想着应该给群众个交代。于是,早晨遛弯的大爷大娘,赶着上班的打工族,送孩子上学的年轻爸妈,都成了他们询问的对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挡风被终于有了眉目,是被一位大娘捡走了。

“案子”破了,女子对自己当初的态度表达了深深歉意,当天下午便赶做了一面锦旗。可他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。女子却竖着大拇指说:“你们,值得这面锦旗。”女子的话语,锦旗上的赠言,让腼腆的他有点不好意思。

他清楚知道自己并不是“最帅”,但在群众心里,只要自己真正从群众的角度想事情、做事情,就是“最帅”的。他明白,服务群众,身边有更多的同事值得这份荣誉。面对这面锦旗,他常常反思自己,激发出来更多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动力。

(作者单位:固安县公安局)

炒糊糊

□ 苏正南

“早起粥,晌午糕,黑夜糊糊煮山药”,曾经是家乡蔚县一日三餐的标配。蔚县的糊糊,也叫豆面糊糊,即豆类等杂粮炒熟后磨面,加水熬制,有特别的香味。蔚县的糊糊与坝上地区不同,坝上地区的糊糊用莜面、玉米面直接熬制,都是生面,而蔚县的糊糊是熟面。

过去,蔚县没有专门卖糊糊面的,都是自家炒制,自给自足。农闲季节,遇到好天气,三五个村妇便会一块下手“炒糊糊”。在院里或巷子里,摆上三块石头,你搬个大铁锅,我抱来

些柴火,说炒就炒,点着火便开始,簸箕、筛子、和粮食的耙子,铜瓢、笊帚、马扎、小板凳,布袋装的谷子、水桶盛的玉米,还有一盆盆的小豆、菜豆、扁豆、豌豆瞬间围拢而来……待火旺了,锅热了,便一家一家、一锅一锅的炒,每一家的要分开炒,因颗粒大小不一,每一种粮食也要分开炒,用耙子和的,用筛子筛的,用簸箕掂的,加柴添火的,不用谁分派,眼里手里都有活。

转瞬间,耙子与锅底的摩擦声、粮食与簸箕的轻触声、豆子的爆响声、女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,伴随着一锅锅粮食熟透的香味飘出巷子,飘散在村子里……不一

会,便引来了围观的大妈大婶和大胆抢啄地上粮食的鸡,于是又增添了驱赶鸡的喊叫声……这个给那个舀一瓢豌豆,那个过意不去,又给这个掂两碗小豆,待到各家磨糊糊面的玉米、谷子、各种豆都炒完装在自家的水桶里、袋子里,趁着这锅、趁着这火、趁着这摊场,大家又纷纷回家端出珍藏的黄豆(大豆)、黑豆、大豆(蚕豆)、葵花籽、杏核,炒上一小盆,供放学的孩子、散工回来的男人打牙祭,于是又我给你掂一碗瓜子,你给我捧些炒豆,到最后还会有一两家炒“耙耙豆”的,耙耙豆听着不好听但吃着香。炒“耙耙豆”就是把糊

糊面和黄酱加盐加水搅拌成面糊,待黄豆、黑豆炒熟出锅时,倒入锅中,快速翻炒,让每一粒豆都均匀裹上面糊,吃起来咸香美味。

只要炒过“耙耙豆”,这一次的“炒糊糊”也就结束了,因为锅底糊了,再炒东西就都是黑的了。这时,各家的男人就被陆续喊来,或担、或背、或扛或用独轮车推着去村里的磨面坊磨糊糊面,女人们和散学的孩子们则开始打扫“战场”,将空了的桶、盆、筛子、簸箕……一样样送回家,当然,孩子们绝不会忘了自家那一盆瓜子、炒豆。

(作者单位:蔚县公安局)

记忆沉淀旧时光

□ 闫辰国

滏阳河犹如一条巨龙,自邯郸峰峰矿区釜山南麓发源,过磁县蜿蜒北上,在邢台市平乡入任泽区东南部温柔一折,于四县(区)交会处揽起一座千年古镇——辛店。

滏阳河自南向北贯村而过,将辛店一分为二,不知何时起,这个村里百姓的语言慢慢发生了变化。居住在河东岸的村民讲话带有平乡软语,生活在河西岸的村民操的是本地乡音。一个村庄,两种语言,在此碰撞交融,恰似双龙衔珠。

辛店曾有一家酿酒厂,传承的是顺德府益城烧锅(古顺酒厂)的酿造工艺。当时生产的“滏阳大曲”酿酒原料为高粱和红薯干。那个年代的辛店大街上,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酒糟味。

辛店滏阳河西岸至留垒河东岸这片区域,因百姓交易需求聚在一起,自然就形成了猪、羊、骡马、烟叶、皮毛、粮食等分散市场。记得留垒河东侧一带是粮食交易市场,百姓们带着自家产的粮食来到这里,有把小麦兑换成玉米的,有把玉米兑换成高粱的,有把高粱兑换成红薯干的,各找所需。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在这里进行过粮食兑换,当时人们用钱交易的很少。这种集市,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。

我的家乡距辛店不远,沿留垒河东岸南行4公里,向东一拐弯就到了。大哥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在磷肥厂工作。当时,县里最早的磷肥厂就设在辛店村西。有一年春天,我和妹妹在外玩耍,一时兴起领着妹妹去辛店磷肥厂找大哥。走在河堤上,我俩一会儿采花儿,一会儿追蝶,跑跑跳跳就到了磷肥厂。大哥

对我俩的到来先是吃了一惊,之后便带我们到新华书店购买小画书。至今,我仍记得新华书店在滏阳河一架木桥西侧的斜坡处,坐北朝南,大门很宽,门口有十几块木门板叠放着。那时还没有卷闸门,为了使店门开得宽敞些,就用一块块长条木板编了号拼起来。门头上下有凹槽,营业或闭店时,将门板一块块对接卸下或安上。

当年的辛店照相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日,大哥和三哥带我到辛店去照相。原因是二哥当兵后想念我,便给家里写信要照片。记得当时摄影师让我站在机子上,两个哥哥站在我两旁,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。读小学那年放了寒假,我曾和同学们结伴到照相馆拍过第二张照片。我身穿肥大的棉衣棉裤,上衣口袋里插着“小暖瓶”型钢笔,脖子上

挂着大哥给的口罩,这张照片我仍悉心留存着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对人们来说照相仍然是件奢侈的事。我有幸跟着本村的一位老师学会了摄影。这位老师在本村教高中,是我三哥的同学。他家境好,爷爷在外当干部,专门从外地给他买了一架海鸥牌120照相机。我和这位老师尽管岁数相差悬殊,但都爱好养兔子。我常常到他家请教饲养经验,跟着老师一起去割草,听他弹奏二股弦的“冬不拉”。更多的是看他照相,陪老师到辛店照相馆买胶片、相纸、显影粉、定影粉等,耳濡目染不仅慢慢学会了摄影,还掌握了冲洗照片的全套技艺。
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往昔故事耐人寻味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忘不了那段温暖时光……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信用信息都分局)



夹缝求生

映禅光 摄